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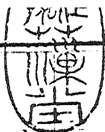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特穆津卒於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卓齊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罕台三曰諤格德依四曰圖類至是圖類

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諤格德依立諤格德依聞太祖之喪自和博之地來會邪律楚材以遺詔名諸王畢至請立諤格德依時圖類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于和林東奎騰阿魯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

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諤格德依卒廟號太宗諤格德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絶第六皇后鄂瑪錦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

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二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鄂多拉哈瑪爾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翊日卒鄂格德依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言以孫錫哩瑪勒為嗣錫哩瑪勒蒙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鄂瑪錦氏稱制諤多拉哈瑪爾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諤多拉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為相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

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圖類第四子呼必賚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覊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為僧往來雲中會呼必賚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

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名爲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庫裕克太宗長子母六皇后
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乃即位于昻吉
蘓默托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庫裕克卒于杭錫雅爾之地廟號定宗
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
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
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

絶民力益困皇后烏拉立海額錫抱庫春子錫哩瑪勒聽
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莽賚扣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
洶洶至是諸王穆格及大將烏特哩哈達等咸會議所立
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
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固在而議欲他屬
將置之何地耶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共推莽賚扣即位于
奎騰敖拉之地追尊其考圖類爲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

及諸弟心不能平莽賚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壁召之樞至待以賓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為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

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
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賚
從之樞又說呼必賚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
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錫哩瑪勒乃從太宗
后于奎騰敖拉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定宗后及錫哩
瑪勒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于黙多齊之地
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關中

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與姚樞夜讌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呼必賚喜曰吾能為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卒于合州城下莽賚扣沈

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呼必賚立初呼必賚自南代北還廉希憲聞阿里克布克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哈丹穆格塔齊爾俱會于開平轄魯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克布克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

宜早定大計呼必賚三譲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鈌五十餘年於此矣葢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巳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䕫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葢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子為此懼馹騎馳歸

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

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勲親斯托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詎告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阿里克布克鬨呼必賚即位命阿拉克岱爾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

渾塔噶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噶復分遣人約成都密喇卜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同舉事阿里克布克遂自稱帝于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闖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克岱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霍魯懷與琿塔海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

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曾懷等仍遣劉
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于成都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
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塔海良臣以未
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
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檄蜀卒
四千命蒙古將巴崇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
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塔海知京
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

與琿塔噶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琿塔噶阿拉克岱爾闗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詞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羅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以阿里克布克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錫默圖之地諸王𠯁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呼必賚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擊之其部將多降阿里克布克北遁呼必賚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克布克自錫默圖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隴哈什阿蘇岱錫里濟及其謀臣布拉噶托里齊托郭斯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

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布拉噶等伏誅

蒙古五國之制

寧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特穆津會諸將於可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嚕噶齊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

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

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尼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伊達巴激怒宗室烏爾沁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尼哈特蒙薩等懼譔楚材曰何為强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

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烏爾沁之誣逐其使者已而伊達巴為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户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户皆以與將士凡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民始隷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户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户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

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巳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来必有以利進者則巳爲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實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

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三年十二月蒙古以諤多拉哈瑪爾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諤多拉哈瑪爾請以二百二十萬兩責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及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鬭邪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

竆𢅁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特穆津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且齊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呼必賚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

慰廉訪收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亦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課不失常頒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穎川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



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

太宗卓齊特察罕台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
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
兵刑為一部户工仍各為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圖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
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　夏四月蒙古敕上
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帕克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

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善而制稱為秦為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請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于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兹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庫騰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

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於國中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呼必賚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内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

曰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

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名實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

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名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

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實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

也因相與懐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
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懐
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名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
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
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
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

敲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

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蒙古南侵

理宗寳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伊遜克駙馬約索爾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拉克岱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賚攻鄂趨杭州塔齊爾攻荊州又詔烏特里哈達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璮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

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户布爾察克由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耨埒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固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劒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都固死耨埒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

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冬十月蒙古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正造浮梁以濟進次劒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進兵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于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璧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璧以兵迎蒙古師戰于房州敗之　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烏特哩哈達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徇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烏特哩哈達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珠橫擊于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

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琿塔噶以兵二萬守六盤奇塔特布哈守青居山又命耨埒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

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扣卒于合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以繒構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山經言于呼必賚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

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取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躒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瘡痍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鋭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茍于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内治既舉

外禦亦備令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于危王宜遣人禀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禀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

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

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後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呼必賚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呼必賚得沿江置制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呼必賚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

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黄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呌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

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端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内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内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

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吴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鋒起必不可㑹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㑹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哲

辰巳圖嚕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哲辰巳圖嚕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覩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徳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闗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覩文徳　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黄州雖下流實當兵衝

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黄州　十二月巳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訃聞似

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拉克岱爾等謀立阿里克布克遣托郭斯括民兵因名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齊爾輅魯諸王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克布克已令托里齊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

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
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
疆界歲幣罷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
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名轄魯
阿里克布克穆格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
命王子精吉木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
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
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

傑閻旺以偏師俟湖南烏特哩哈達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蒙古烏特哩哈達攻潭州甚急向士壁師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呼必賚遣默德齊將兵來迎烏特哩哈達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烏特哩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

以舟師攻新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

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彦博故事奬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己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

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

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
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于真州先是賈似道
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
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
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
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
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

欵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
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
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
有盛于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
朝則似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
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
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
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

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

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于邊郡蔽冪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内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有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

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威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
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攏東西海岱表裏名城
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
間或有魏太武飲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為
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
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
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于强國矣而卒莫能强
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浸費于燕山之空

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攸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横潰至于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令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强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與闕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

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摇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强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濶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

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邪抑別有所韞畜邪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于北而終于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于午動本于靜陽本于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

以周自戎狄遷豳國岐而都豐鎬至于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葢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覆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祁山久駐渭濵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吕蒙之

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覩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于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于閩越戸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于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

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自國初啓運剗平僭偽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隳讐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恃守大臣

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于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違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責朝置之舍館綿歴數歳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横議之人將以

狎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刬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

荅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
棘垣鑰户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霨
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
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逺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
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
以交鄰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
義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

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為似道所格不報

李璮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璮李全子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背舊海城將寬海道已而陷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恭賚扣卒呼必賚立璮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愒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名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

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為安東州　夏四月李璮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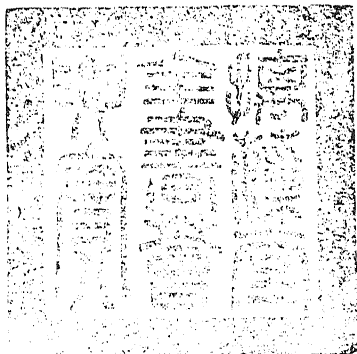
過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文炳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瓊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瓊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後壕加深廣瓊不知也明日瓊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瓊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

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

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
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
蒙古所有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
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配蒙古
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齊曰彼
為璮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
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
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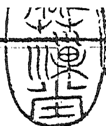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七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宫尚虚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吴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

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
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
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
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
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
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
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
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闕壞屋無倒節理以示

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

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

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

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

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汚安置于建昌軍籍沒

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

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

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

掌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

曰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

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宫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

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絶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珠經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

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宫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絶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

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汚蠛置之罪乃行打筭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于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户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

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吕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于樊城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略取襄陽阿珠

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吕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吕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吕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

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圃敗績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

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瀧子灘亦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十二月癸酉吕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塲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

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

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絶而糧援不繼　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展斯迪音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扎拉布哈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

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

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

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鋭斷鐵絙攢桃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絶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

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鰕不得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

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葢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于櫃門闗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

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時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

戰不為衂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吕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爾哈雅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珠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

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絶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吕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絶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令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爾哈雅帥總管索都等移

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以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先鋒阿珠

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䕫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

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鎖漢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

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余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閫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為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裨將孩兵也君

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

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

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

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謂陛下乏哭師之

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

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

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

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

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令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强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令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

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喋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罷凉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兇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爾哈雅言荆襄自古用武

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珠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圖巴延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巴延可以任吾此事矣阿爾哈雅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
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
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盖為生靈計
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籍係累相屬皆彼
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與宋悔禍或起令圖而
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
汝等水陸并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
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

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
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
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
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
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
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

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

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葢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是月元巴延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干趨淮西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囉干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都將一軍由棗陽

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狗荊南而自與阿珠帥阿樓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丁巳元巴延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巴延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

沿江九郡精鋭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黄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吕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巴延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黄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珠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巴延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黄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

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吕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黄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

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劔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馬巴延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祼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

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巴延乘間遣阿樓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

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戸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扳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

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令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趨鄂州已

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荊湖宣撫使

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覘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黄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椿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黄

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
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
舊部曲望風欵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㬎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己酉呂師
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宫請募兵以禦
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都督
參賛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于蘄州

以江州降元巴延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狥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為嚮導尋别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擒也巴

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郢捷至失聲曰主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于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于巴延通判夏琦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

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師總禁兵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二月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

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黄柑遺巴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

臣奉歳幣如開慶約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

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巴延乃令曩嘉特

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

内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曩嘉特歸報京亦

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

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

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

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欵而陽助卯發為守兵皆

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　賈似

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鬬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栰數十積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

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譟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鋭横擊深入諸軍田棹前走巴延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

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

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㯿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

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

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

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囉干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

巴延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干達春絶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廹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戍吴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

西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戍銀樹東壩　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没應得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

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

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

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覯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爾哈雅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狥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

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

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爾哈雅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

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
奮　壬戌阿珠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
大戰于老鸛觜敗績庚午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
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
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
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絶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
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
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珠

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

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巴延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戸蘇多爾岱及呂師夔李恒等

取江西　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

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劒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

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為陳宜中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為三道阿樓罕鄂囉齊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巴延將中軍入常州　十一月甲申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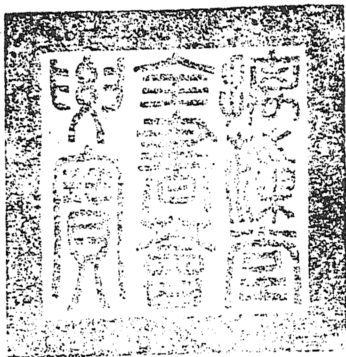
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
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
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
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
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　丘濬曰作元史者謂巴延下
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
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即屠之巴延前此潛兵
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

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比之曾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時也嗚呼巴延至皋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巴延哉

己丑元軍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

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